

平谷文史选辑

(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北京市平谷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十月

平湖水暖催新秀
岩滿花香惹故人

李越之題

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

江東

己巳年十月

愛我中華

頌我家鄉

尉訪出

一九八九年十月

以史為鑑
再展宏圖

高賀榮

一九八九年

有益今人
惠民近代

張德仁

一九八九年十月

溫史鑑人今
繼往开来

王秀峰

五八九十

前 言

文史资料是历史当事人对自己亲历、亲见、亲闻往事的真实记述。它既是史料，又是读物，是用历史知识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好教材。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具有统一战线特点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它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以历史为借鉴，团结亿万炎黄子孙共图振兴中华大业。

平谷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有锦绣山川和勤劳智慧的人民。在中华民族近百年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中，在新中国四十年风风雨雨中，平谷大地的血脉随着中华母亲的搏击而颤动，多少志士仁人为着救国图强，为着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呕心沥血，英勇献身。本期所选载的资料，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革命胜利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史实，也记述了曾经投身这一伟大斗争的各式人物。他们的业绩，不应当被人们忘记。同时，我们还希望本书能使读者对平谷的山川名胜、文物古迹有更多的了解。

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各方人士、各

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应特别提出的是：本书编辑出版得到了曾在平谷工作并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贡献的老前辈，老领导李越之、江东、刘向道、崔旭东、马一品、韩怀清、赵亚光、李兰芬及平谷文史研究员诸同志的热情支持；我政协驻会主席王秀峰、副主席路晓龙、高继孟、秘书长王福义等同志对每篇文章都认真地进行了审阅。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望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老前辈、老同志继续积极撰稿，为政协文史资料添彩，为后人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

由于我会工作基础薄弱，缺乏经验，书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我们热忱地欢迎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指正。

北京市平谷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十月

目 录

回忆邓宋纵队开进将军关.....	蔡兴斋(1)
回忆我在十三团的战斗经历.....	马如凤(10)
记大众合作社与胜利商店.....	王福成(33)
战火中成长的滦西影社.....	王雪松(51)
回忆我的哥哥李德成烈士.....	李德俊(68)
露根槐上的烈士头颅.....	于春甫等(76)
回忆我的父亲马维骅.....	马继纲(79)
我与“草上飞”张庆.....	张明远(88)
身在敌营心向人民的曹荣久.....	(95)
大义救乡亲的贾春一.....	吴郁周(102)
人民委员王景虞.....	(105)
我们建成了平谷第一座水力发电站	周绍颐(110)
回忆我在平谷从事妇科工作的经历	许致和(116)
外科主任张元凯.....	(132)
上宅遗址发现记.....	樊志有(141)

奇功放异彩.....刘海亭(148)

我被抓到日本当劳工的前后.....崔德本(171)

我在东北当劳工.....李向荣(179)

平谷城关旧时风貌.....韩牧平(186)

洵河水运简史.....韩维泉(212)

平谷风物三则.....纪振明(221)

领导题词

抗战时期中共平密兴联合县委书记李越之题词

抗战时期中共蓟平密联合县西北办事处区委书记江东题词

中共平谷县委书记刘福海题词

平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高贺荣题词

平谷县县长张德江题词

平谷县政协主席王秀峰题词

回忆邓宋纵队开进将军关

蔡兴斋

1938年，我在将军关当乡长。那时，将军关属蓟县八区。旧历五月十九（公历6月16日）那天，我们西山八个乡的乡长在下营开会。大约下午两点左右的时候，进来一个区公所的人，叫主持会议的下营伪警察分驻所的朴巡官接电话。他接完电话，又打发一个勤务员把我叫去，对我说：“刚才蓟县公安局长来电话，说有一部分身份不明的军队从宛平县出发，已经到了白马关，奔古北口方向来了。据说这支部队是红军，上方有命令，要阻击他们。明天下午保安队和地方自卫队有一百多人要到将军关布防，你马上回去负责安排军队的吃住，不得有误！”

我大约在傍晚六点赶回村里。第二天，村里果然来了一百多军队，在东山、西山、北大庙安顿下来，由将军关伪警察所耿巡官和地方自卫团的张福衡负责指挥。他们在将军关据开了抵抗红军的架势，

可红军究竟是什么军队，为什么要打红军，谁也说不清。我们心神不安地等着这支神秘军队的到来。

当时，将军关设有电话局，局长叫朱博文。据从电话里传来的消息判断，红军推进神速，势不可挡。旧历五月二十这天上午，朱局长往石匣打电话还打得通，下午就不通了，显然是红军攻占了石匣。傍晚，六道河子的电话也不通了。不一会儿，陡子峪伪警分驻所巡官张千来电话，说六道河子已经失守。当夜，兴隆茅山又来电话，说红军正向兴隆县城挺进……五月二十一（6月18日）晨，红军经过激战，攻下兴隆县城，陡子峪的少量守军恐慌，全部跑到将军关来，只留下了看守电话的人。傍晚，日军的铁甲车、汽车从承德方向开来，并有飞机助战，又有由古北口方向开来的日军夹击红军。在这种形势下，红军撤出兴隆县城，由六道河子经南山去四座楼来成，又转向思家岭奔将军关而来。五月二十二（6月19日）拂晓，红军到达思家岭，距陡子峪仅有十多里了，陡子峪看电话的人也仓惶逃到将军关来。不多时，红军进入了陡子峪。

将军关守军准备迎击红军，人马都上了东西两山。我见形势危急，便把张福衡和耿巡官叫到北大庙后边。我对他们说：“六道河子挡不住红军，连兴隆县城都被人家拿下了，难道咱这一百多人就能挡住人家吗？你们两人可得三思而行！”耿巡官说：“如

果顶不住，咱们打响了就退，对方也好交待。”我坚决地说：“那不行！红军是什么军队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民国十九年，一股奉军从香河流窜到盘山，结果盘山一仗没把人家打跑，人家倒把盘山的村子烧了；到了靠山集一仗，也没把他们咋着，靠山集、马各庄又被烧个一塌糊涂；到了将军关，自卫团打了一阵没顶住，又叫人家把将军关烧了九十多家，共三百多间房，还打死两个老百姓……如果你们今天再打，双方伤亡不说，老百姓又得遭殃。所以，我认为一定不能打，不如你们二人带上队伍一退了事。”我又对张福衡说：“你张福衡可是大家富户！你看怎么办好？”靠山集闹奉军那一年，他家的房子就被烧了。听我一席话，他自然知道了利害，忙说：“我也同意不打。”我又进一步做耿巡官的工作，我说：“老耿的难处我知遭。你是东北吉林人，可家眷都在这儿，你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寺。你如果走不了，就把军装手枪都交给我，我给你换上便衣，你到学校里去充当教员，我保你全家安全，你看行不行？”他先是低头不语，沉了一去儿，才无可奈何地说：“你说咋办就咋办吧。”

我把耿巡官带到村里的关帝庙。村公所就在关帝庙的西耳房，学校也在庙内。我叫学校的张印廷老师给耿巡官换上便衣，我把他的手枪裹在黄军装内，藏在周仓泥像的帽盔里。一切安排好后，我便

去迎接红军。后来，红军在村里发现了耿巡官，收缴了他的手枪和军服，还劝他参加抗日。他没有干，带着家眷回老家去了。

我赶到将军关口外，已是早晨七点多钟了。等了一会儿，大约八点左右，果然见红军的尖兵向将军关开来，约有一个班，十来个人，端着大枪，上着刺刀。这支军队的装束奇特：脚上穿着草鞋，头上戴着竹条和油纸编成的大斗笠，身着灰军装。我迎了上去。尖兵的一个班长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答：“我是本村的村长，是来迎接军队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军队，只知道你们打北边来了。”班长说：“我们是工农红军，现在叫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我们的司令员和政委在后面，马上就到。这里的自卫团和警察到哪里去了？”我说：“都跑了。”他又问：“这里的电话还有没有？”我说：“有。”班长一声令下：“立刻把电话切断！”几个战士就跑进村去了。不一会儿，后面又有大约一个排，呈扇面队形上来，再后面，是大队人马。大队过了一阵，来了一个个头不高的军人，消瘦白皙的面孔，像个文人。一直守在我身边的班长跨步上去行了个军礼：“报告政委同志，这是将军关的村长，是来迎接我们的。”这位“政委同志”很和气地向我点点头说：“很好！我是邓华。”他说一口南方话，乍一听，不大好懂。后来我知道，还有一位司令员叫宋时轮，

个子比邓华高大壮实。他们是八路军的“四纵”。“八路军”我是第一次听说，第一次眼见。他们与我过去所见到过的任何军队都不一样：说话和气，纪律严明，生活艰苦，爱护老百姓，当官的没有架子。

二

进到村里，我给部队安排了住房。司令部就驻在现在当大队办公室的那个院里，邓华同志夫妇住在西厢房的里间。邓华的夫人那时候很年轻，留着小平头，戴个军帽，完全是男子装束，像个小兵。

部队安排停当之后，邓华同志找来供给处长曾兴亚，和我商量给养问题。曾兴亚同志告诉我，打完兴隆之后，部队就没有给养了，一路上也无法补充，所以，请我协助解决粮食问题。我一口应承下来。我们庄南头有个蔡荣坤，他家储有小米，我去找他买，按当时市价，一元钱一斗，一斗是二十斤。头一天两顿饭，用了四千斤。第二天，宋时纶司令员带领千人大左右的队伍去了靠山集、上营、彰作、中心村，将军关就只剩下千余人了。

部队一进村，立刻开始了宣传群众的工作，使古老的将军关活跃起来。村里贴满了大标语：“誓死不当亡国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拥护蒋委员长！”……第二

天，在村里的关帝庙前的四棵大槐树下搭了台，架起了席棚，挂上了横标，邓华同志在这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邓华同志，姜时哲同志，学校的教员张印庭、校长蔡靖宇，还有我。姜时哲同志原在房山县一个学校里做事，当时是政治处的干事，来到将军关后，他就住在学校里。大会开始，首先宣读邓宋纵队的布告，由姜时哲念。因为他有口音，下面喊听不懂。布告的内容大意是八路军开赴冀东，要在长城内外，发动群众抗日救亡。大会开得很热烈。会后，邓华同志叫我和姜时哲晚上到司令部去。

晚上，我来到司令部，见邓华政委和一些同志正在忙着。在邓华政委的外屋，一个负了伤的同志趴在担架上，头前放着一个小炕桌，桌上铺着一张地图，这个同志正伏在地图上聚精会神地查看着。原来，他是司令部的王参谋。他在白马关的战斗中负了重伤，敌人的子弹射穿了他的左胸上部，但他仍然以坚强的毅力坚持着工作。姜时哲同志向我介绍了他，并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帮助王参谋在地图上标出这一带的详细地名。王参谋向我介绍说，这次邓宋纵队东进，是计划在雾灵山一带开辟地区，建立冀东抗日根据地，在受到日军夹击后欲转向四座楼一带。从将军关到四座楼地图上只标有大地名，没有小地名，更没有交通路线，因而不利于部队的